



Research Article

基于语言标记性探讨越南汉语学习者汉越词使用的偏误

黎声徽

胡志明市师范大学, 越南

通讯作者: 黎声徽 – 电子邮箱: tg.huylt@hcmue.edu.vn

投稿日: 2026. 01. 08; 修订日期: 2026. 05. 04; 录用日期: 2026. 05. 21

摘要

本文通过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进行收集有关 108 个汉越词的偏误。经过语料甄别和分析后, 剔除已有的对比分析能解释的偏误, 本文还发现有些特殊偏误要用不同的视角深入探讨。因此, 本研究基于 Chomsky 普遍语法理论中的标记性理论, 对其余的特殊偏误进行分析并细分成句法类偏误、词义类偏误和搭配类偏误。研究指出, 经过语言发展, 汉越词跟汉语词还在句法、词义透明度、搭配的显著性等层面上存在标记性的差异。语言的标记性越强, 其习得难度越高, 容易诱发学习者的偏误。

关键词: 偏误分析; 语言标记性; 第二语言习得; 汉越词

1. 引言

在二语教学以及二语习得的研究中, 中介语及母语迁移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Selinker (1972) 在描述二语学习者中介语的语言系统时, 用五个“中心过程”描述学习者内在的心理结构, 其中母语迁移占首位。Zhao (2015) 在解释母语迁移如何在二语习得中发挥作用时指出: “如果学习者认为目的语与已知的语言中的某个规则相同或类似, 迁移就容易发生”。越南属于汉字文化圈, 其语言特征与汉语存在许多相似之处。越南语中存在一部分的汉源词 (又称: 汉越词), 约占越南语词汇系统的 60% 以上。其中有一部分汉越词, 其语义和用法跟汉语形式一样如: 学生(học sinh)、生日(sinh nhật)。越南汉语学习者往往借用这些汉越词来学习汉语。由于二者语义的用法都一样, 学习者不会用错, 正迁移也因此而发生。然而, 正如 Kellerman (1979) 所提及的, 母语的可迁移性是基于学习者对一语和二语之间距离的感知, 感知距离近则更容易发生迁移。虽然汉越词与汉语一部分词汇是对应形式, 但是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细微差别, 这会导致学习者产生习得上的偏误, 例如:

(1) *因为她的颜色漂亮并能说会道, 所以找帅、富有的男朋友不是很难.....

Cite this article as: Le, T. H. (2026). An error analysis of Vietnamese learners' use of Sino-Vietnamese words from a linguistic markedness perspective.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Journal of Science*, 23(SI2), 1226-1236. [https://doi.org/10.54607/hcmue.js.23.SI2.5539\(2026\)](https://doi.org/10.54607/hcmue.js.23.SI2.5539(2026))

“颜色”一词的汉越对应形式是“nhân sắc”。在越南语里，nhân sắc”用来形容人的外表，这种义项曾经存在在古汉语，但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少。因此，例（1）应该改为：

（1’）因为她的外表漂亮并能说会道，所以找帅、富有的男朋友不是很难……。

本研究考察《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¹（以下简称为《等级标准》）中的 2245 个一到四级词汇，从中找出 1071 个有对应的汉越形式的汉语词。然后通过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QQK）进行逐条检索，收集越南学习者中介语的偏误例句。结果发现，在这 1071 个汉越词中，有 108² 个词能在语料库中找出偏误例句。结合 Nguyen（2010；2011）对汉越词和汉语词汇对比的成果，能初步了解偏误生成的原因，可大致为语义类偏误（包括词义范围扩大的偏误、词义转移的偏误）和语法偏误（包括词性偏误、搭配偏误）两大类。

然而，学习者的偏误类型比较复杂，有的偏误不能从简单的语言对比推理出其成因：

（2）*果然是天堂的游行。

（3）*这趟游行，他们去了很多地方。

（4）...一看就迷了，把要查的生词忘得一干二净了。

根据《等级标准》，“旅游”是二级词汇，在初级汉语课程中就已经出现了。在日常生活中，“旅游”也是一个使用频率高的词。另外，“旅游”在越南词汇中不存在对应的汉越形式。然而，在考察 QQK 语料库时，仍然发现学习者误用“旅游”成“游行”的偏误，如例（2）（3）。再如，例（4）中的“迷”，意义与其对应的“mê”相似。然而，“迷”在句法中的使用规则比“mê”复杂，诱发学习者的偏误。本研究认为，这种词义推知和句法结构的偏误不在传统汉越词词义和词性对比分析能解释的范围内。因此本研究基于 Chomsky 普遍语法理论中的标记性理论，将这些偏误跟语言共性作了比较，探讨其标记性强弱，从而了解其习得难度和偏误生成的原因，旨在解释以下问题：

（1）除了词义与词性的差异以外，还有哪些因素能诱发越南学习者在使用汉语词时的偏误？

（2）某些汉越词的标记性强弱如何影响学习者的习得效果？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2.1. 理论基础

2.1.1. 中介语理论

当学习者尚未达到目的语语言水平时，他们的语言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学习者的语言从此端的母语向另一端的目的语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这是二语习得界广泛使用的“中介语”interlanguage）概念（Selinker, 1972）。

¹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2021）

² 请看附录

2.1.2. 偏误分析理论

偏误分析最早由 Corder (1967) 指出。他表示通过偏误，可以了解学习者语言水平的发展，发现学习者如何习得语言以及采用的学习策略。本研究将观察越南学生中介语中的偏误以揭示越南学生对于汉语词汇习得的表现。

2.1.3. 普遍语法及标记性理论

Chomsky (1980, 1987) 提倡了普遍语法理论，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语言习得机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根据该理论，语言规则可分为两种，即“核心规则” (core rules) 和“边缘规则” (peripheral rules)。属于“核心规则”的语言规则受普遍语法的制约，是“无标记” (unmarked) 的，易于习得。反之，属于“边缘规则”的语言规则不受普遍语法的制约，是“有标记” (marked) 的，习得难度比较大。

2.1.4. 语言标记性与偏误分析

基于 Chomsky 的普遍语法理论，Zhou (2007) 在探讨外国学习者汉语语法偏误成因时，结合语言的标记性解释二语学习者的偏误，并提倡从“语言对比”“语言标记性”和“语言自然度”了解偏误来源。他认为通过语言类型的对比，能了解人类语言与认知的共性，从而解释学习者偏误的成因。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对一到四级词汇中的 1071 个汉越词在 QQK 语料库进行逐条搜索偏误例句。剔除能用汉越语言对比解释成因的偏误后，本研究收集余下偏误例句进行分析以深入了解分析与标记性有关汉越词使用偏误；同时探讨汉越词词义和词性的对比分析尚未能解决的汉语词有关的偏误，为偏误分析及二语习得领域提供可行的参考。

3. 讨论

3.1. 偏误分类

本文考察 1071 个汉越词在 QQK 语料库中的使用分布，发现有 108 个汉越词在语料库中找到偏误例句。从这 108 个词收集到 4419 条用例，其中有 4095 个正确用例，占总例句的 92.67%；偏误例句总数为 324 句，偏误率达 7.33%，具体请看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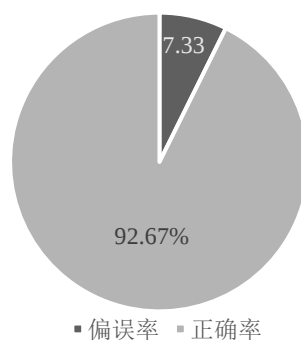


图1. 108 个汉越词正确与偏误例句比例

如上文所述，鉴别语料后，本研究发现20个偏误例句的情况比较特殊，仅基于词义和词性的对比无法解释其原因。本文认定这是一种特殊的偏误，因此对其进行改正和分析。分析后，再将这些特殊的偏误例句细分成三种，具体如下：

表1. 特殊偏误分类表

	频次	偏误数量	偏误率
句法类偏误	115	13	14.95%
语义类偏误	114	6	5.26%
搭配类偏误	7	1	14.28%

3.1.1. 句法类偏误

本研究发现，有些汉越动词，尽管其词形和词义跟汉语动词对应，然而在句法中，由于它们与外围语法成分搭配的不同，也同样可能诱发学习者的偏误。如汉越词“mê”、“hồi ức”分别与汉语“迷”、“回忆”对应，它们的词义也接近汉语“迷”和“回忆”的词义。然而汉语动词有时为了表示某种特殊的意义，经常在后面带上补语，例如“迷”后面可以带“住”、“上”组成“迷住”、“迷上”，二者之间的意义不同；“回忆”后面可以带“起”表示动作行为的开始。然而，很多汉语动词进入越南语后脱离补语独立运用。这种差别也可能导致学生产生偏误：

(5) *于是我把它贴在相册上，接着又翻看起相册来，一看就迷了，要查的生词早忘得一干二净了。

(6) *他嘱咐我们很多，说我们不要迷玩电脑。

汉语动词“迷”带上“住”、“上”之后，表达的意思不同。“迷上”表示对某种事物主动地喜欢，而“迷住”则表示被动的着迷。进入越南语后，不论表达主动还是被动的着迷，“mê”（迷）都能脱离补语直接与后面的成分搭配。因此，例（5）、（6）应该改为：

(5') 于是我把它贴在相册上，接着又翻看起相册来，一看就迷住了，要查的生词早忘得一干二净了。

(6') 他嘱咐我们很多，说我们不要迷上玩电脑。

另外，汉语的“回忆”有时能直接跟宾语搭配，构成动宾短语，例如：“回忆过去”、“回忆青春”、“回忆童年”；有时候后面要跟趋向补语“起”搭配，构成述补短语“回忆起”后才与宾语组合。汉越词“hồi ức”（回忆）则不同，导致学习者的偏误如下：

(7) *看到这些照片就让我回忆那天我们在西湖玩儿得很开心。

(8) *回忆那年离开我家的时候去外国，我哭了很多。

在越南语中，“hồi ức”后面的搭配跟汉语的“回忆”不同。第一，“hồi ức”后面需要通过介词“về”（关于）引入，比如：

(9) Hồi ức về một thời đáng nhớ (Báo Điện tử Chính phủ)

词译：回忆 关于 一时 值得 怀念

义译：回忆值得怀念的时光

(10) Hồi ức về kinh thành Huế (Bảo Thanh Niên)

词译：回忆 关于 京城 顺化

义译：回忆顺化城

第二，汉越词“hồi ức”不需要介词引入，可以直接跟宾语组合，例如：

(11) Người sĩ quan cảnh sát hồi ức một thời xa vắng. (“Trên những ngã đường đời”)

词译：人 士官 警察 回忆 一 时 遥远

义译：那个警察回忆起遥远的时光。

可见，汉越词“hồi ức”除了用介词引入宾语外，还能直接跟宾语搭配。学习者意识到汉语的“回忆”一词后面不能带介词“关于”，可能会直接让“回忆”与宾语组合，构成动宾短语，因此在需要使用趋向动词“起”时，出现遗漏偏误。因此，例(7)(8)应该改成：

(7') 看到这些照片就让我回忆起那天我们在西湖玩儿得很开心。

(8') 回忆起那年离开我家的时候去外国，我哭了很多。

3.1.2. 词义类偏误

已有的对比分析已经发现了汉越词和汉语词在词义范围、词语义项等方面的差别 (Nguyen, 2005, 2010)。这一研究成果能解释大部分有关词义偏误的来源。然而，本研究还发现学习者利用汉越词词素义类推成词义的现象，导致了偏误。根据《等级标准》，汉语中的“旅游”属于二级词汇，其出现的时间较早，而“游行”一词属于六级词汇，其出现的时间较晚，使用频率更低。然而，在学习者中介语语料中仍然发现许多“旅游”与“游行”混淆的情况：

(12) *为了爱笑笑，秦奋决定跟笑笑一起到北海道游行。

(13) *继续游行行程，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这里风景也很美，溪水淙淙。

越南语里没有与“旅游”对应的汉越形式。“旅”和“游”在越南语里是两个半自由语素，能用来构词，但不能独立成词。跟汉语一样，“lữ”（旅）和“du”（游）都能跟“hành”（行）搭配³，构成“lữ hành”（旅行）和“du hành”（游行）。然而，构成新词后，两者与汉语对应形式的意义存在差别。根据《越南语词典》的释义，“du hành”（游行）是去外地游玩的书面说法“lữ hành”（旅行）表示去远方，例如：“khách lũ hành”（形：客旅行，义：远道而来的客人）。另外，从构词语素的角度来看，《越南语词典》里使用语素“du”（游）构成的词有18个，其中有10个与“游玩”有关；使用

³

汉语中“行”有多种读音。不同读音的“行”在越南语中对应不同的汉越词。本项研究近考察读音为xíng的“行”，其汉越对应形式为“hành”

语素“hành”（行）构成的词，包括“hành”当前置和后置语素的情况，共有 77 个词；其中，有 34 个词，词义都跟“行走、移动”相关。另外，汉语的“游行”进入越南语后，其形式完全改变。越南语用“biểu tình”（表情）来表示汉语的“示威游行”，所以越南学习者看到“游行”一词时，倾向于结合“游”和“行”两个语素的意义，赋予“游行”一词“旅游”的意义。尽管“旅游”在《等级标准》中属于二级词汇，其出现的时间比较早，但是学习者仍然受母语的影响，将两个构词的词素进行拆分并加以理解，因而在要表达“旅游”之意时，有的越南学习者倾向于用“du hành”取而代之。据此，例（12）、（13）应改成：

（12’）为了爱笑笑，秦奋决定跟笑笑一起到北海道旅游。

（13’）继续旅游行程，他们到了一个地方这里风景也很美，溪水淙淙。

3.1.3. 搭配类偏误

除了上述两种特殊的情况以外，本研究发现一种特别的搭配现象。通过词语搭配偏误，能部分揭示学习者的感知和语言迁移的路径。

（14）*中国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国家，比我的祖国大了好几倍，而且中国是一个历史长厚的国家。

“长厚”一词没有被收录在汉语词典里。同样的，其对应的汉越形式“trường hậu”也没被收录在《越南语词典》，说明这一词在学习者的母语和目的语并不存在，仅出现于学习者的中介语。根据 QK 语料库的修改方案，例（14）应该为：

（14’）中国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国家，比我的祖国大了好几倍，而且中国是一个历史深厚的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深厚”的对应汉越词“thâm hậu”则存在于越南语词汇中。按照一般的理解，学习者应该使用“深厚”而不是生造“长厚”这样的词语。本研究考察学习者母语对“时量范畴”修饰语的使用，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探讨学习者生造“长厚”一词的原因。第二，了解“深厚”这一词搭配的标记性。

在例（14）中，学习者生造一个形容词以修饰前边的“历史”。从普遍的认知上看，“历史”是表示时间范围的名词，因此具有较强的时间性。越南人在想修饰时量范畴时，一般会以“长度”为参照的量，例如：

（15）⁴ Trong suốt chiều dài lịch sử dựng nước và giữ nước, dân tộc ta đã

词译：在...中 长度 历史 建国 和 护国，民族 我们 已.....

义译：在漫长的建国与护国的历史中，我们民族已经.....。

（16）⁵ Suốt chiều dài lịch sử hàng ngàn năm chống thiên tai,

词译：在.....中 长度 历史 数千年 防止 天灾

⁴ 收集自 Cổng thông tin điện tử Bộ Văn hóa, Thể thao và Du lịch [文化体育与旅游部电子信息网站]

⁵ 收集自 Cổng thông tin điện tử tỉnh Tuyên Quang [宣光省电子信息网站]

义译：在数千年防止天灾的历史中，.....

汉语里虽然也有以“长度”修饰描写“时量范畴”的现象，比如：“漫长的时间”“悠长的岁月”，但是也另外存在以“深度”修饰描写“时量范畴”的情况，如“深厚的历史”。学习者出发于普遍的感知，以“长度”修饰时间的量——“历史”，因此出现生造“长厚”一词的现象。这不仅是一般词语选取搭配的问题，而且还体现使用两种语言的人民对“量范畴”感知上的差异。

3.2. 偏误成因探讨

汉语和越南语接触的历史漫长，使得汉越词的变化和发展途径比较多样。其对越南汉语学习者的影响也比较复杂，因此应采取不同方法解释学习者的偏误，了解语言迁移的路径。本研究认为，使用语言标记性探讨学习者偏误成因带来的好处有二。其一，能解释对比分析还不能解释的问题。其二，可以从语言类型学的视角了解语言的共性，借此了解语言项目的难度和习得的难度。

3.2.1. 句法结构的标记性

动词最主要的句法功能是作谓语或者谓语中心语。作谓语中心语时，有的动词可以带宾语。动词和宾语关系比较紧密。宾语还是动词分类的主要依据。根据语序中主语、动词和宾语位置的不同，语言学家将世界上的语言分为 SVO、SOV、VSO 三大类。汉语和越南语都属于 SVO 语序的语言，宾语可以紧跟在动词的后面。然而，汉语中有的动词在与宾语搭配的过程中，中间可以插入其他修饰成分（补语），如：

(17) 最近迷上三款 IPHONE 游戏。（《BCC 语料库》）

(18) 才两天她便富凤阁楼下新开的迷你火锅城里，迷住了火锅城的老板。（《BCC 语料库》）

从语言结构的普遍性上看，这种“动词+补语+宾语”的语法项目结构复杂，普遍程度低，使用范围窄，属于有标记的语言结构，习得难度高，因而学习者容易出错。另外，越南语中的“mê”后面可以紧跟一个宾语，构成“动宾结构”，其普遍程度更强，标记性弱。因此出现学习者遗漏“迷”后边的补语的情况。

3.2.2. 词义的标记性

从汉语“游行”的构词上看其词义透明度。“游行”由“游”和“行”两个语素构成。考察《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游”（遊）的义项有二⁶，都与表达“经常移动”或“闲逛”有关，例如“游玩”“游览”“游园”“游客”等。“行”xíng 有 12 个义项，其中有一个义项专门表示“指旅行或者跟旅行有关的”，例如：“行装”“行程”“行踪”等等。两个语素结合起来构成“游行”一词。《现代汉语词典》对“游行”的释义有二：①表示行踪无定，到处漫游；②表示群众在街上结对而行。然而，第一个义项使用频率不高，搭

⁶ 不考察繁体字水字旁“游”的义项

配对象有限，现代汉语中的“游行”多用来表述词典释义中的第二个义项。在越南语中，“du hành”（游行）是去外地游玩的书面说法。Li（2011）、Zhou（2022）根据语义透明度将词汇划分成“完全透明”“比较透明”“比较隐晦”“完全隐晦”四类。从单个语素的释义到组合后被使用的词义，越南语的“du hành”（游行）的词义可以直接从语素义推知，属于“完全透明”类。汉语“游行”的词义是可以通过语素义提示推知，属于“比较透明”类。可见，越南语“du hành”的词义跟语素义的距离较近，词语透明度高，标记性弱。汉语“游行”的词义跟词素义的距离更远，词语透明度更弱，标记性更强，习得难度较高。

再从两种语言词义对应关系的视角进行分析。如果在汉语中，“游行”有 x 意义，同时在越南语中，“du hành”也有 x 意义，则 x 为无标记性；但如果词“游行”在汉语中除有 x 外，还有 y 意义，而“du hành”不具有 y 意义，则 y 为有标记性，具体如下表：

表 2.“游行”词义对应标记性分析表

词义 \ 词	游行（汉语）	du hành（越南语）	标记性
x	√	√	无标记
y	√		有标记

上文所述，《现代汉语词典》对“游行”的释义有二：①表示到处漫游；②表示群众在街上结对而行。第一个义项接近“du hành”在越南语中的词义。虽然说，“游行”的这个义项较少使用，然而它是两种语言所共有的义项，具有 x 的特征，属无标记。“游行”的第二个义项，表示群众在街上结对而行，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高，然而只有在汉语中存在。因此它具有 y 的特征，属有标记的，习得难度更高。这能部分解释越南学习者偏误的成因和语言迁移的路径。

3.2.3. 词语搭配的标记性

为了能进一步了解汉语中以“深度”修饰描写“时量”的现象，本研究先从语言类型的角度去对比其他语言的使用

（19）The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analogy had a long history.⁷

词译：（冠词）认知 基础 的 类比 已有 （冠词） 长 历史

义译：类比的认知基础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20）У этого города долгая история.

词译：这有 城市 长 历史

义译：这个城市有很长的历史。

通过考察英语和俄语对“历史”的修饰使用，其他语言同汉语和越南语，多以

⁷ 收集自Cambrigde English Corpus

“长度”为修饰描写“时间”的“量”。这是语言的共性，而汉语中以“深度”为修饰描写“时量”是汉语中特殊的表达方法，具体请看表 3。

表3. “历史”搭配对应标记性分析表

词 词义	历史（汉语）	lịch sử（越南语）	标记性
x	√	√	无标记
y	√		有标记

在汉语和越南语中，两种语言都可以用表示“长度”量的词来修饰“历史”，因此“长度”量的词与“历史”的搭配具有 x 的特征，属无标记。相反，只有汉语具有以“深度”的量修饰“历史”的搭配。因此它具有 y 的特征，属有标记的，习得难度更高，能诱发学习者的偏误。

为了能详尽地观察“深厚”与其他名次的搭配。本文再考察“深厚”在汉语中的使用分布，本研究使用日本 Waseda 大学研创的 AntConc 单词语料库检索软件，并结合《BCC 语料库》里的 10000 条语料来观察“深厚”的搭配。AntConc 软件中的 effect（影响值）表示节点词与搭配词相互吸引的程度。本文选取 t 值作为参考数据。目前，学界普遍认为 t 值≥2.0 就可以将该词视为节点词的典型搭配。t 值越高，表明节点词跟搭配词的相关度越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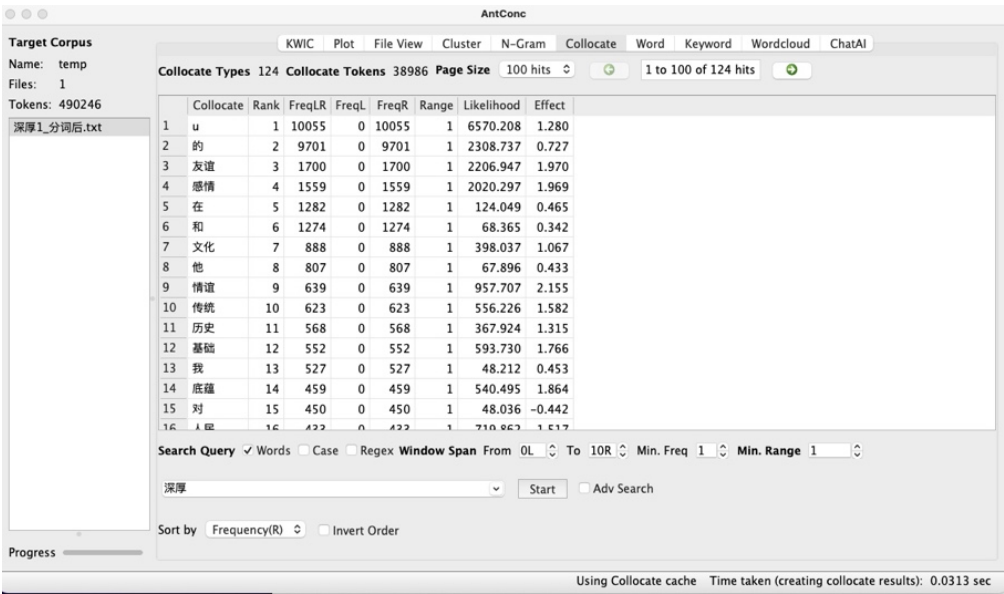


图2. Antcont 搭配分析软件的界面

为了观察“深厚”后面所修饰的对象，本研究分析的范围仅限“深厚”的右搭配。下表为 10 个与“深厚”搭配最紧密的名词：

表4. “深厚”右搭配分布表

	频次	t 值
情谊	639	2.155
友谊	1700	1.970
感情	1559	1.969
底蕴	459	1.864
基础	552	1.766
传统	623	1.582
历史	568	1.315
文化	888	1.067
功力	283	1.031
关系	305	0.614

从上面的数据可见，虽然“历史”和“深厚”的搭配相对紧密。然而，“历史”不是“深厚”的典型搭配。除了“历史”以外，“深厚”不修饰描写其他带有“时量性”的名词，反而跟“感情”类的名词搭配颇为典型。这说明，这种以“深度”修饰“时量”在汉语中也不常见，频率不高，不易习得。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标记性理论，对 QQQ 中介语的语料进行分析，发现越南汉语学习者在利用汉越词学习汉语词汇时产生若干特殊的偏误。经过初步分类，能将这种特殊偏误分为句法类、词义类和搭配类三种偏误。从偏误成因上看，可发现汉语词进入越南语构成汉越词后，不仅只有词义范围、词语义项、词性和搭配出现变化，而且其句法中的关系、词义透明度和搭配的显著性也出现变化。这导致汉语和越南语之间出现语言标记性的差异，诱发学习者的偏误。汉语教师在进行词汇教学时，应该注重到这一点，根据语言标记性的特点选取适当的教学方式以提高课堂效果和学习者习得的效率。

❖ **Conflict of Interest:** Author hav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to declare.

REFERENCES

- Corder, S. P. (1967). 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 *IRAL* 5, 161-170.
- Chomsky, N. (1980). *Rules and represent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homsky, N. (1987). *Generative grammar: its basis, development and prospects*. Kyot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 Kellerman, E. (1979). Transfer and non-transfer: Where we are now.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2), 37-57.
- Li, J. X. (2011). 《现代汉语词典》的词义透明度考查[A Study of Semantic Transparency in the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y]. *汉语学报 [Chinese Linguistics]*, (3), 54-62.

- Nguyen, P. L. (2010). 对越汉语词汇教学中值得注意的问题[Key Issues in Teaching Chinese Vocabulary to Vietnamese Learners]. In *Proceedings of 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pp. 427–433).
- Nguyen, P. L. (2011). 对越汉语词汇教学中的“陷阱” [Pitfalls in Teaching Chinese Vocabulary to Vietnamese Learners].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Research Edition)*, 9(6), 74–78.
- Selinker, L. (1972). Interlanguage. *IRAL: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10, 209-231. <https://doi.org/10.1515/iral.1972.10.1-4.209>
- Wang, J. Q. (2009).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Di er yuyan xide yanjiu]. The Commercial Press.
- Zhao, Y. (2015). 第二语言习得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Zhou, X. B. (2007). 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研究 [Waiguo ren xue Hanyu yufa pianwu yanjiu].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Zhou, X. B. (2022). 汉语教材词汇研究 [Vocabulary research in Chinese textbooks]. The Commercial Press.

**AN ERROR ANALYSIS OF VIETNAMESE LEARNERS' USE
OF SINO-VIETNAMESE WORDS FROM A LINGUISTIC MARKEDNESS PERSPECTIVE**

Le Thanh Huy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Vietnam

Corresponding author: Le Thanh Huy – Email: tg.huyt@hcmue.edu.vn

Received: January 08, 2026; Revised: May 04, 2026; Accepted: May 21,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collects errors related to 108 Sino-Vietnamese words from the Global Chinese Interlanguage CorpusQQ). After verifying and analyzing the data, errors that can be explained by existing contrastive analyses were excluded. The study further identifies certain special types of errors that require in-depth explora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arkedness in Chomsky's Universal Grammar, the remaining special errors are analyzed and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syntactic, semantic, and collocational errors.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through the course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Sino-Vietnamese words and Chinese words still exhibit differences in markedness at the levels of syntax, semantic transparency, and collocational salience.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markedness in a language, the greater the difficulty in acquisition, which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learner errors.

Keywords: errors analysis; linguistic markedness;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ino-Vietnamese words